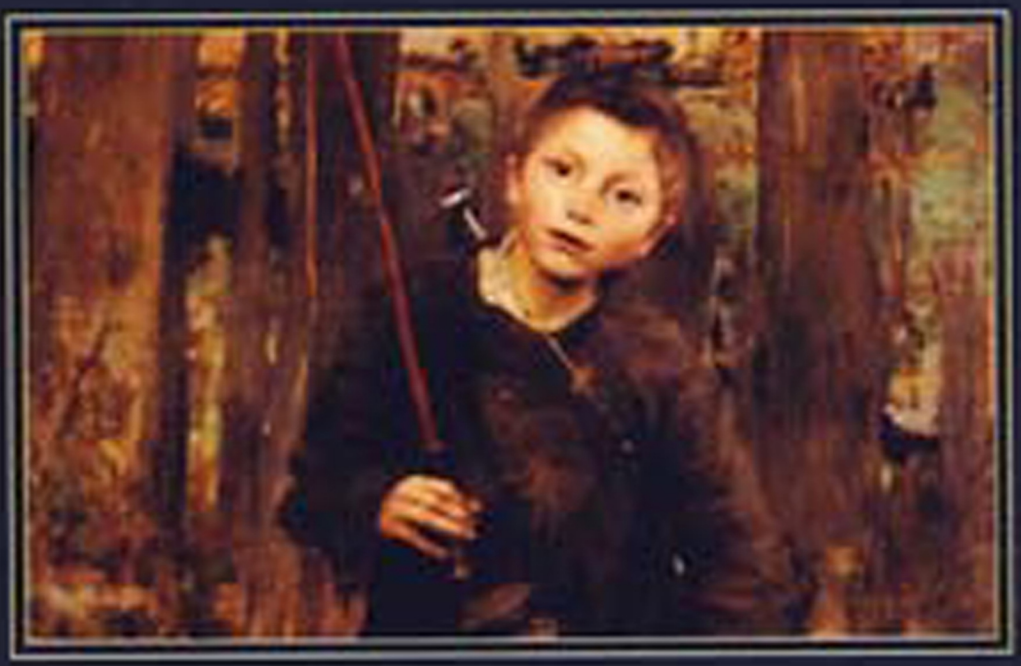


童　年

[苏]马克西姆·高尔基◎著

中小学生必读丛书

解读精彩纷呈的精神世界
震撼人们心灵的精彩华章
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的开篇之作
完美再现19世纪俄国的社会生态

教育部推荐书目
新课标同步课外阅读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

父亲四脚朝天地躺在地板上，房子窄小而昏暗。他穿着一身白衣，光着脚，手指僵硬地打着弯儿。他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上了，像是两个黑洞，脸色发黑，龇着牙咧着嘴，好像还在吓唬我。

母亲跪在父亲旁边，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，为父亲梳理着头发。母亲围着红色的围裙，粗里粗气地自言自语着，眼泪不停地从她红肿的眼睛里涌出。

外祖母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她也在哭，甚至浑身发抖，以至于我的手也开始抖起来。她极力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，我不愿意去，我心里害怕！

我还从没见过这种阵势，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。外祖母不停地唠叨着：“快，跟爸爸告别吧！孩子，他还不应该走呀，可是他死了，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，亲爱的……”

我一向信服我外祖母说的任何一句话。尽管她现在穿了一身黑衣服，并且脑袋和眼睛都显得出奇的大，挺奇怪，也有些滑稽。

小的时候，我曾得过一场大病，一开始是父亲看护我，后来，外祖母来了，她来照顾我了。

“你从哪儿来的呀？”我问她。

“涅日涅呀，是坐船来的，要知道，水面上是不能走的，小鬼！”她答。

在水上不能走！要坐船！啊，太可笑了，太有意思了！

我家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波斯人，地下室住着贩卖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，沿着楼梯，可以滑下去，要是摔倒了，就会头向下栽下去。

所有的这一切，我都非常熟悉，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。

“为什么叫我小鬼呢？”

“因为你多嘴多舌呀！”她笑嘻嘻地说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爱上了这个和气的老人，我希望她领着我立刻离开这儿。因为我在这儿实在是太难受了。

母亲的哭声吓得我心神不定，她可是从来也没有这么软弱过，她一向是态度严厉的。母亲人高马大，骨头坚硬，手劲儿特别大，她总是打扮得利利索索的。

可是如今不行了，衣服歪斜凌乱，乌七八糟的，以前的头发梳得光光的，贴在头上，像个亮亮的大帽子，现在都耷拉在赤裸的肩上。她跪在那儿，有些头发碰到了爸爸的脸。

我在屋子里站了好半天了，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，只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，泪水哗哗地流。

门外叽叽喳喳地站着些人，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，也有警察。

“行啦，快点收拾吧！”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。

窗户用黑披肩遮着，来了一阵风，披肩被吹了起来，抖抖有声。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。我们玩着玩着，突然天上一声雷响，吓得我大叫了一声。父亲哈哈哈地笑起来，用膝盖夹住我，大声说：“别怕，没事儿！”

想到这儿，我突然看见母亲费力地从地板上站了起来，可没站稳，仰面倒了下去，头发散在了地板上。她双目紧闭，面孔铁青，也像父亲似的一咧嘴：“滚出去，阿列克塞！关上门。”

外祖母一把推开我，冲门外喊着：“你们别怕，朋友们，为了基督，请离开这儿吧！”

“这不是霍乱，这是生孩子，请原谅！”

我嗖地一下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，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，痛苦地呻吟着，把牙咬得山响。外祖母跟着她在地上爬着，快乐地说：“噢，圣母保佑！以圣父圣子的名义，沃廖莎，挺住！”

太可怕了！

她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爬去，来回碰他，可他一动不动，好像还在笑！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，母亲有好几次站起来都又倒下了，外祖母则像一个奇怪的黑皮球，跟着母亲滚来滚去。

突然，在黑暗中，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！

“噢，感谢我的主，是男孩！”

点着了蜡烛。

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，也许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。

我记忆中可以接上去的另外的印象，是坟场上荒凉的一角。下着雨，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，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了墓坑，坑里全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有两只已经爬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。站在坟旁的，有我、外祖母、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、脸色阴沉的乡下人。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，埋吧！”警察下着命令。外祖母又哭了起来，用一角头巾捂着脸。

乡下人立刻撅起屁股来，往坑里填土。土打在水里，哗哗直响，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，往坑壁上爬，可是土块很快就又把它们打了下去。

“走吧，阿列克塞！”外祖母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挣脱了，我不想走。

“唉，真是的，上帝！”

不知她是在埋怨我，还是在埋怨上帝。她默默地站在那儿，坟填平了，她还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刮起风来，雨给刮走了。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，啪叽啪叽地响。外祖母领着我，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之间，走向远远的教堂。

“你为什么不哭？应该大哭一场才对！”走出坟场的围墙时，她说。

“我不想哭。”

“噢，不想哭，那就算了，不哭也好！”

我很少哭，哭也是因为受了气，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。我一哭，父亲就笑话我，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：“不许哭！”

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，走在肮脏的街道上。街道很宽，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。

“那两只青蛙还能出来吗？”

“可能出不来了，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，没事儿！”

不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没有这么频繁地念叨过上帝。

几天以后，外祖母、母亲和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。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，包着白布，外面缠着红色的带子，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。

我坐在包袱上，从小小的窗户向外望，外面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着，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上。我本能地跳了起来。

“噢，别怕！”

外祖母用她那双温暖的手把我抱了起来，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。水面上灰雾茫茫，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，马上就又消失于浓雾之中了。

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颤抖，只有母亲，双手枕于脑后，靠着船站着，一动不动。她脸色铁青，双眼紧闭，一声不响。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连衣服都变了，我觉得她越来越陌生了。外祖母常常对她说：“沃廖莎，吃一点儿东西吧，少吃点儿，好吗？”母亲好像没听见，依旧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，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点儿，可也很小心，似乎还有点胆怯。她像是有点怕母亲，这使我和外祖母更亲近了。

“什列多夫，那个水手呢？”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。

什么？什列多夫？水手？奇怪。

走进来一个白头发的人，他穿着一身蓝衣服，拿着个木匣子。外祖母接过木匣，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。她伸直了胳膊托着木匣走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向门口，可她太胖了，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窄窄的舱门。她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看你，妈妈！”母亲叫了一声，夺过棺材，她俩走了。

我还在舱里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。

“啊，小弟弟死了，是吧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什列多夫呢？”

“是个城市。你看，窗外就是！”

窗外的雾气中时而露出移动着的黑土地，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块儿。

“外祖母呢？”

“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。”

“埋在地下？”

“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？”

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埋了两只青蛙。他抱起我来，亲了亲。

“啊，小朋友，有些事你还不懂！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，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，你看她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了！”

汽笛呜呜地响了。我知道这是船在叫，所以并不怕。那个水手赶紧放下我，跑了出去，边跑边说：“得快，得快！”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跑了起来。

门外，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楼梯上镶的铜片闪着光。往上看，一些人背着包袱、提着提包在走动。他们要下船了，我也该下了。

可当我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，有人对我嚷了起来：“这是谁的孩子啊？”

“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。”

人们摸摸我、拍拍我，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。最后那个白头发的

水手跑了过来，把我抱起来说：“噢，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，从阿斯特拉罕来。”他把我抱回到舱里，扔在行李上，吓唬着我：“再乱跑我要揍你了！”

我呆坐着。头顶上的脚步声、人声安静下来，轮船也不噗噗地响了，也停止了打颤。舱里的窗户外边挡着一堵湿漉漉的墙，舱里黑黑的，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，挤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就这样永远被扔在了船上？

我去开门，开不开，铜门把手根本就扭不动。我抄起装牛奶的瓶子，拼命向门把手砸过去，瓶子碎了，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。我非常沮丧，躺在包袱上，悄悄地哭了起来。最后，我含着泪水睡着了。

轮船的噗噗颤动把我吵醒了，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，像个小太阳。外祖母坐在我身边，皱着眉头梳头，她不停地自言自语地念叨着。

她的头发特别多，密实地盖住了双肩、胸脯、膝盖，一直耷拉到地上。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揽起来，费力地把那把显得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。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，黑眼睛生气地盯着前面的头发，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，显得很可笑。

她今天不高兴，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，她的语调依然像昨天一样温柔：“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是他在让我梳这些该死的头发！

“年轻的时候，这是我炫耀的宝贝，可现在我诅咒它了！睡吧，我的宝贝，天还早呢，太阳刚出来！”

“我不睡了！”

“好，不睡就不睡了，”她立刻同意了，一面编着辫子，一面看了看在沙发上躺着的母亲，母亲躺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像根木头。

“好了，你说说，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？小点儿声告诉我！”

她的语气温柔又甜蜜，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，我记住了每个字。

她笑的时候，黑色的眼珠亮亮的，闪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愉快，她牙齿雪白，面孔虽然有点黑，可依旧显得年轻。她脸上最煞风景的大概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、红鼻子头了。她有一个黑色的鼻烟壶，也总是穿黑色的衣服，可黑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让人感到温暖的光明。她胖胖的，有点驼背，举止却灵巧得很，像只大猫。

她一下子把我从黑暗中领出来，走进了光明，还为我周围的东西带来了耀眼的光环！她是我永远的朋友，是我最了解的人，我和她最知心！她无私的爱引导了我，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！

40 年前的这些日子，轮船这样缓缓地前行着。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涅日涅，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最初那美好的几天。

天空晴朗，我和外祖母整天都在甲板上待着。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，秋高气爽，天空澄澈，两岸的秋色很浓，一片收获前的景象。

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，隆隆作响。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。驳船是灰色的，像只土鳖。景走船移，两岸的景致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，城市、乡村、山川、大地，还有水面上飘着的那些金色的树叶。

“啊，多美啊！”

外祖母容光焕发，在甲板上走来走去，兴奋地瞪大了眼睛。她偶尔站住，立在那儿，看着河岸发呆，她两手交叉放在胸前，面带微笑，眼里含着泪水。我扯了扯她的黑裙子。

“噢，我好像睡着了！”她一震。

“你为什么哭啊？”

“亲爱的宝贝，我哭是因为我太快乐了！我老了，你知道，我已经活了 60 年了！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有善良的强

盗，有妖魔鬼怪，也有圣人贤士。

她的声音很低，脸紧紧挨着我的脸，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令人兴奋的力量。她讲得流畅自然，非常好听，每次她讲完了，我总会说：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好，再讲一个！

“有一个灶神爷，坐在炉灶里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心，他哎哟哎哟地直叫：‘哎哟，疼啊，我受不了了，小老鼠！’”讲着，外祖母抬起一只脚，晃来晃去，假装非常痛苦，好像她就是那个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。

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，都是些留着胡子的高大的男人。他们夸赞外祖母讲得好，说：“再讲一个，老太太！”还说：“走，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！”

餐桌上，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，让我吃西瓜，还有香瓜。不过，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个人，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，他看见了会毫不犹豫地夺过水果并扔到河里去。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，上面钉着铜扣子，整天像喝得醉醺醺的，人们都躲着他。

母亲极少到甲板上来，她躲着我们。母亲身材高大而且挺拔，面孔铁青，辫子粗大，盘在头顶上，像王冠似的。她永远沉默着，好像有一层看不透的雾笼罩着她，她那一双和外祖母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，好像永远在从遥远的地方冷漠地观察着人世。

她曾经严厉地说：“妈妈，人家可都在笑话你呢！”

“我不在乎，尽管去笑话吧，让他们笑个痛快！”

我的头脑中还清晰地记得，外祖母一看见涅日涅，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。她兴奋地拉着我走到船舷旁边，大声地说：“你看看，啊，太美了！那就是涅日涅，天啊，多像神仙住的地方！你看，那是教堂，好像是在空中飞翔！”

她兴奋地几乎流出泪来，央求着我母亲：“沃廖莎，你快看看

啊！“你可能把这地方都忘了吧？快看看呀，你会高兴的！”母亲非常勉强地笑了一下。

轮船泊在了河当中。河上挤满了船只，成百根桅杆耸向天空。一只装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，人们从船上搭好梯子，爬到了轮船的甲板上。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儿走在最前面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胡子是金黄色的，鼻子是弯的，眼睛是绿的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喊了一声，扑到了他怀里。

他抱住母亲，抚摸着她的脸，声音很尖地喊着：“噢，傻孩子，怎么啦？”

“唉，你们这些人啊！”

在这同时，外祖母则像个转起来的陀螺，一眨眼就和所有的人拥抱、亲吻过了。

她把我推到大家面前：“噢，快快，这是米霍亚舅舅，这是雅可夫舅舅，这是妮坦列娅舅妈，这两个表哥都叫撒沙，表姐叫卡杰琳娜！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怎么样，多不多？”

外祖父问外祖母：“身体怎么样，老妈妈？”

他们吻了三下。外祖父把我从人堆中拉了出来：“你是谁啊？”

“我从阿斯特拉罕上来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噢，天啊，他说的什么呀！”外祖父问我母亲，没等我回答，就一把推开了我。

“啊，看看，颧骨跟他父亲一模一样！好了，下船吧！”

下了船，沿着斜坡往上走，斜坡上铺着大个儿的鹅卵石，路的两侧全是枯黄的野草。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他的个头很小，刚到母亲的肩膀，他走路的速度很快，而母亲则像在空中漂浮着似的，俯视着他的父亲。

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：米霍亚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，他像外祖父一样干瘦干瘦的，雅可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，打着卷儿。

接下来是几个胖胖的女人，穿得很鲜艳，6 个孩子跟在最后面，都默不作声。

和我走在同一排的是外祖母和小个子舅妈妮坦列娅。

小个子舅妈脸色苍白，蓝眼睛、大肚子，走起路来很吃力，常常要停下来喘气。

“哎哟，我可走不动了！”她嚷着。

“唉，他们干什么让你也来啊？真蠢！”外祖母骂道。

走在这群人中间，我感到很孤独，我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，连外祖母好像也变得跟我疏远了似的。一开始我就最不喜欢外祖父，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敌意。我既有点怕他，也有点好奇。

上了河岸，便看到了大街。前面是一座低低的平房大院，粉红色的油漆已经非常肮脏了，房檐很低，窗户是凸出来的。单看外观，你会觉得里面地方很大，可实际上里面被分成了许多间小房间，非常拥挤。

到处都是人，并且好像都在发脾气，大家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，孩子们则像一群觅食的麻雀，窜来跳去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特别难闻的味儿。

院子里挂满了湿漉漉的布，满地都放着水桶，里面的水五颜六色，浸泡着布。墙角的一个矮得贴了地的房子里，炉火烧得正旺，火上的大锅被煮开了，咕嘟嘟地一个劲儿响，蒸气里一个人在叫着：“紫檀——品红——硫酸盐。”

二

回想起那一段日子，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，我安慰自己说也许是我记错了，并不是真的，可事实就是事实。

这是一段由一个真善美的天才讲述的悲惨故事，离奇而又黑暗，因为生活中充斥了太多的残酷。我在此叙述的不只是我自己，其中那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令人喘不上气来的恐怖景象，普通的俄国人都曾经经历过，直到眼下还没有完全消失。

外祖父家里充满了仇恨，大人之间的一切都是以仇恨为纽带的，就是孩子们，也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个行列。

母亲和我来的时候，她的两个弟弟正闹着要求外祖父分家，这是我后来从外祖母那里知道的。母亲带着我突然回到这个大家庭来，这使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迫不及待了。

他们怕母亲向外祖父讨回她本应该得到的嫁妆。那份嫁妆因为母亲违抗父命而结婚被扣下了。两个舅舅一致认为那份嫁妆应该归他们所有。

除此之外，当然还有些别的琐事，诸如由谁在城里开染坊，又由谁到奥卡河对岸纳维诺村去开染坊，等等，他们吵翻了天。

我们刚到几天，在厨房用餐时就爆发了一场争吵。

刷地一下，两个舅舅都站了起来，俯身向前，指着桌子对面的外祖父狂吼，狗咬般地龇出了牙。外祖父用饭勺敲着桌子，脸涨得通红，公鸡打鸣一样地叫："都给我滚出去要饭去！"

外祖母痛苦地说："行啦，全分给他们吧，分光拿净，省得他们再吵！"

"你给我闭嘴，都是你惯的！"外祖父个头小，声音却出奇的高，震耳欲聋的。

我的母亲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背冲着大家，一声不吭。

这时，米霍亚舅舅突然抡圆了胳膊给了他弟弟一个耳光！弟弟揪住他，两个人在地上滚成了一团，喘息着、叫骂着、呻吟着。

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起来。

挺着大肚子的妮坦列娅舅妈拼命地喊着、劝着，我母亲愣是把她给拖走了。

永远乐呵呵的麻子脸保姆娅夫戈尼娅把孩子们赶出了厨房。

舅舅现在都被制伏了：兹冈，一个年轻力壮的学徒工，骑上了米

霍亚舅舅的背，而戈列高里·伊凡诺维奇，一个秃顶的大胡子，心平气和地用毛巾捆着他的手。舅舅呼呼地喘着气，被紧紧地按在地板上，胡子都扎到了地板缝里。

外祖父顿足捶胸，哀号着："你们可是亲兄弟啊！唉！"

战争一开始，我就跳到了炕上，我又好奇又害怕，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

外祖母用铜盆里的水给雅可夫舅舅洗脸上的血迹，她哭着，气得直跺脚。痛心地说："野种们，该清醒清醒了！"外祖父把撕破的衬衫拉到肩膀上，对着外祖母大喊："老太婆，看看你生的这群畜生！"

外祖母躲到了角落里，号啕大哭："圣母啊，请你让我的孩子们懂点人性吧！"外祖父站在她跟前发呆，看看一屋子的狼藉，他低声说："老婆子，你可注点意，小心他们欺负沃尔沃拉！"

"啊，上帝保佑，快把衬衫脱下来，我给你缝缝！"她的个头比外祖父高，拥抱外祖父时，外祖父的头贴到了她的肩上。

"唉，分家吧，老婆子！"

"分吧，老爷子！"

他们俩和声细语地谈了很久，可到最后，外祖父又像公鸡打鸣似的尖声尖气地吼了起来。

他指着外祖母，叫道：

"行啦，你比我疼他们！"

"可是你养的都是些什么儿子，米希加是个没心没肺的驴，雅希加则是个共济会员！"

"他们会把我的家产吃光喝光！"

我一翻身把熨斗碰掉了，稀里哗啦地掉进了脏水盆里。外祖父一个箭步扑过来，把我拎了起来，死盯住我的脸，好像第一次见到我似的："谁让你在这儿的？是你妈吗？"

"我自己。"

“胡说。”

“不是胡说，是我自己上去的。”

他点了一下我的额头，把我扔在了地上。

“活像你爹！快滚！”

我飞快地逃出厨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外祖父那双尖利的绿眼珠儿老是盯着我不放，我非常怕他。我想方设法避开他。他脾气太坏了，他从来不与人为善，总是在嘲弄别人，摆出一副打架的阵势来。“嗨，你们这些人啊！”他经常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叹，那个“嗨”拉得长长的，让人生厌。

休息时，或者是吃晚茶时，外祖父和舅舅们，还有伙计们都从作坊里回来了，他们个个疲惫不堪，手让紫檀染得通红，硫酸盐灼伤了皮肤。他们的头发都用带子系着，活像厨房角落里被熏黑了的圣像。

外祖父坐在我的对面和我谈话，这让他的孙子们非常羡慕。

外祖父身材消瘦，线条分明，圆领绸背心有了破洞，印花布的衬衫也皱巴巴的，裤子上有补丁。就是他这么一身，比起他那两个穿着护胸、围着三角绸巾的儿子，还算干净漂亮的。

我们来了几天以后，他就开始让我学做祈祷。别的孩子都比我大，都跟乌斯可尼耶教堂的一个助祭学识字，从家里可以看到教堂的金色尖顶。

文静的妮坦列娅舅妈教我念祷词，她的脸圆圆的，像个孩子，眼睛澄澈见底，穿过她的这双眼睛，好像可以看透她的脑袋，看到她脑后的一切。

我非常喜欢她的眼睛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看。她双眼眯了起来，低着头，悄悄地说：

“啊，请跟我念：‘我们在天之父……’”

如果我提个什么问题，她就会东看看西看看，好像怕别人看见似的。

“别问啦，越问越糟糕！”

“你就跟我说就行了！‘我们在天之父’，快说啊！”

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越问越糟糕，就故意念错。可是柔弱的舅妈只是耐心地纠正我的发音，一点也不生气。这倒让我生气了。

这一天，外祖父问我：“瓦廖沙卡，你今天干什么来着？玩来的吧！我看你头上有一块青，一看就知道你怎么弄的。弄出块儿青来可不算什么大能耐！我问你，‘主祷经’念熟了吗？”

舅妈悄然地说：“他记性不太好。”

外祖父一声冷笑，红眉毛一挑。

“那就得挨揍了！”他又问，“你爹打过你吗？”

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没回答。我母亲说：“马柯西从来也没有打过他，让我也别打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认为用拳头是教育不出人来的。”

“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！上帝原谅，我说死人的坏话！”外祖父气呼呼地骂道。

我感到受了污辱。

“啊哈，你还撅起了嘴！”

他拍了一下我的头，又说：“星期六吧，我要抽萨希加一顿！”

“什么是‘抽’？”

大家都笑了。外祖父说：“以后你就知道了！”

我心里开始琢磨“抽”和“打”的区别，我知道“打”是怎么回事，打猫打狗，还有阿斯特拉罕的警察打波斯人。可我还没见过打小孩。

舅舅们惩罚孩子时，是用手指头弹他们的额头或后脑勺。孩子们对此似乎习以为常，摸摸弹得起包的地方，又去玩了。

我问：“疼吗？”

他们勇敢地回答：“一点也不疼！”

为了顶针的事，他们就挨了弹。

有天晚上，吃过晚茶，正要吃晚饭，两个舅舅和戈列高里一起把染好了的料子缝成一匹一匹的布，最后再在上面缀个纸签儿。

米霍亚舅舅要跟那个眼睛快瞎了的戈列高里搞个恶作剧，他叫9岁的侄子把他的顶针在蜡烛上烧热。撒沙很听话，拿镊子夹着顶针烧了起来，烧得快红了以后，偷偷地放在戈列高里手边，然后就躲了起来。

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外祖父来了，他想帮帮忙，于是坐下来，不紧不慢地戴上了顶针。

我听见叫喊声跑进厨房时，外祖父正用烫伤了的手指头掸着耳朵，他一边蹦跶，一边吼着。“谁干的？你们这群混蛋！”

米霍亚舅舅趴在床上，用嘴吹着顶针儿。戈列高里依旧缝他的布料，不动声色，巨大的影子随着他的秃头晃来晃去。雅可夫舅舅也跑了进来，掩面而笑。外祖母正用擦子擦着土豆。米霍亚舅舅抬头看了看，突然说：“这是雅可夫的萨希加干的！”

“胡说！”雅可夫大吼一声跳了起来。

他儿子哭了，叫道：“爸爸，是他让我干的！”

两个舅舅骂了起来。外祖父这时候已经消了气儿，用土豆片儿糊到手指头上，领着我走了。大家一致认为是米霍亚舅舅的错误。

我问：“要不要抽他一顿？”

“要！”外祖父斜着眼看了我一下。

米霍亚舅舅却火了，向我母亲吼道：“沃尔沃拉，小心点你的狗崽子，别让我把他的脑袋揪下来！”

母亲毫不示弱：“你敢！”

一时大家都沉默了。母亲说话经常是这么简短有力，一下子就能把别人推到千里之外。

我知道，别人都有点怕母亲，外祖父跟她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。我对这一点感到特别自豪，曾对表哥们说：“我妈妈的力气最大！”谁也没有表示异议。

可是星期六的事儿却动摇了我对母亲的这个信念。

星期六之前，我也犯了错误。我对大人们巧妙地给布料染色的技术非常感兴趣，黄布遇到黑水就成了宝石蓝，灰布遇到黄褐色的水就成了樱桃红。太奇妙了，我怎么也弄不明白。

我很想自己动手试一试。

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雅可夫家的撒沙。撒沙是个乖孩子，他总是围着大人转，跟谁都挺好的，谁叫他干点什么，他都会听命服从。几乎所有的人都夸他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，只有外祖父不以为然，斜着眼瞟一下撒沙说："就会卖乖讨巧！"

撒沙又黑又瘦，双目前凸，讲起话来上气不接下气，常被自己给咽住。他总是东张西望地，好像在窥伺什么时机。我挺讨厌他的。

相反，我挺喜欢米霍亚家的撒沙，他总是不大爱动的样子，静静的，从不引人注目。他眼睛里的忧郁很像他母亲，性格也温和。他的牙长得很有特点，嘴皮子兜不住它们，都露在了外面。他常常用手敲打自己的牙取乐，如果别人想敲一下也可以。他总是孤零零的，坐在昏暗的角落里，或是在傍晚的时候坐在窗前。

和他一起坐着很有趣，常常是一言不发地一坐就是一个小时。我们肩并肩坐在窗户前，眺望西天的晚霞，看黑色的乌鸦在乌斯可尼耶教堂的金顶上盘旋。乌鸦们飞来飞去，一会儿遮住了暗红的天光，一会儿不知又飞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剩下一片空旷的天空。看着这一切，一句话也不想说，一种愉快，一种甜滋滋的惆怅充满了我陶醉的内心。

雅可夫家的撒沙讲什么都是头头是道的。他知道我想染布以后，就让我用柜子里过节时才用的白桌布试试，看能不能把它染成蓝色的。

他说："我知道，白的最好染！"

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桌布拉到了院子里，刚刚把桌布的一角按入放蓝靛的桶里，兹冈就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了。他一把把布夺过去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